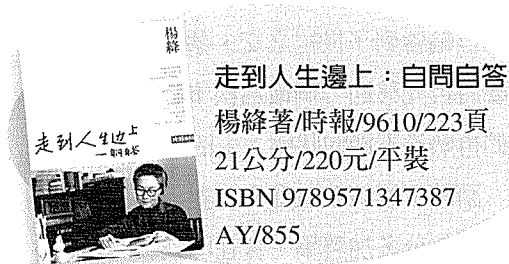


楊絳《走到人生邊上》的自問自答

林耀椿 ◎ 文字工作者



楊絳以 96 嵩壽寫了一部大書，書名為《走到人生邊上》，是她的人生回想及心靈書寫。錢鍾書曾說「人生是一部大書」，這部大書楊先生寫來豁達開朗，說及人生的哲理問題。這些問題往往是哲學家或宗教家所探討的，海德格曾說「人一生下來便邁向死亡。」死亡與誕生都是開始，也是人生的一種體驗，在過程中所面臨的苦處都是人生的哲理。當人邁向死亡時，就會反思一生為何而來？又去到何處？如果肉體結束，那有沒有靈魂？如果有靈魂，死亡之後，靈魂又去到何處？

錢鍾書與錢瑗都離開人世間十年了，這些年來，楊先生也進出醫院，她當然有所體會，對於人生的苦境，也來個「人生邊上的自問自答」這個人生邊上也是對人世間的反思，從而追思過往雲煙及對自身的反省。

全書可以看出一個仁者的智慧之言及

厚道之心，篇篇顯示了儒家的「仁者人也」的哲理。楊先生對於「鬼」的問題特別感興趣，這又涉及神的問題，宗教家對於這些的解釋都因派別而有所不同。

當每個人所信仰的神都能為我慰藉及有求必應，那一生的苦處及痛苦都能得到解決，這個安全的保護傘時時刻刻都庇護我，那上帝與神的功能便可以說是萬能的。可是當人面臨死亡的問題時，這個棘手的面對，又是一個難題。錢先生夫婦在文化大革命所遭遇的待遇及人的無奈，在《幹校六記》可見端倪，「五一六」的陰影仍烙在她的腦海中，因為她的女婿即錢瑗的先生王德一在這個反右運動中自殺，錢瑗當然痛苦萬分。一位近九十歲的老人晚年又面臨女兒及先生先她而去，北京三里河的家中也只有她孤伶的一個。

楊先生人生哲學是儒家哲理的實踐者，對於神及鬼的討論，他依孔子的解釋來說明，《論語》上說「未知生焉知死」（《論語》·〈先進〉）、「敬鬼神而遠之」（《論語》·〈雍也〉）、「未能事人，焉能事鬼」（《論語》·〈先進〉），說明人要面對這個人生，便要與鬼神相對，雖然孔子不言怪力亂神，但是「祭如在，祭神如



神在」、「吾不與祭，如不祭。」（《論語》·〈八佾〉）這些鬼神問題，在現實世界中，人往往會面臨。錢鍾書在《管錐編》處理的相當多，我們可以借鑑。

「人」這個問題，在哲學上是一個大難題。人的肉體處理雖是小事，但是心靈就是形而上的問題。楊先生以「靈性良心」的命題來說明。人的本性是「食色性也」這是肉體層次的問題，要超越本性達到一個靈性境界，即對於弗洛伊德的學說來講，即是從生理肉體的本我層到自我的理性層，及進而達到超我的層次。也就是說「超我」的我來管控「自我」的我，當然已跳脫本我。孔子及孟子的學說很能說明這個道理，以「良知」概括一切，這個良知之學，對於儒家傳統的學說，是一個重要命題。《中庸》〈慎獨〉更能說明這個哲理。從這一層靈肉的鬥爭，發展到天理的學說。楊先生談及天命學說，即孔子提及的「不知命無以為君子」（《論語》·〈堯曰〉）、「君子有三畏：畏天命，畏大人，畏聖人之言」（《論語》·〈季氏〉）可見「命」的重要性，可是命不能由我來掌控，這又涉及「天」的層次，由此可知天命的神威性，這些義理探討，儒家有嚴謹的討論。不過當一個人所面臨人世間種種難題，有時候便會認為要「認命」，既

然人的命是與生既來，也就毫無能力扭轉的命定說，這又是消極的面對。

楊先生經過這些義理的討論後，緊接便說明人生為萬物之靈，受文明的洗禮，在人世間的痛苦中，用靈性良心的修養方式來應對這些苦痛，有了這些鍛鍊才能體驗人生的價值所在。這些鍛鍊體驗說明，一位走到人生邊上的仁者，如何在過去的生命中，應用許許多多的修練來克服萬難，在生老病死中排除種種關卡，來到人生邊上，善者厚道的闡述她的人生哲理，苦口婆心的問世間人，有沒有想到這些問題，又如何去面對及解決。

全書最後注釋她一生的過程，每一折的故事都是人生的哲理。可以說是理論與實踐的說明書，故事的哲理來自前面理論闡說，互為對應。故事中〈他是否自己知道自己騙人〉的人，是世間人「自欺欺人」的把戲，可是戲總會演完，又如拾金未能當下交出的計程車司機，受到十年「良心」的折磨，果然「靈性良心」朗現，交出鉅款，這也都是人的修養鍛鍊。到楊先生這樣年齡的人，生命情境如此洗練，如此豁達，全書無教條式大道理，卻有感性溫馨的故事，這樣的睿智厚道長者，人生可以說是完滿無缺了。